

# 李商隐无题诗之解读

赵玉萍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曾任县尉，秘书郎和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生，所以他用秀笔勾勒着无奈的人生，内心沉积着对人生、政治、爱情的痛苦激情，形成意境朦胧，造诣精深，富于暗示的诗风，创造性极为显著。在李商隐流传下来的六百多首诗中，最广为传诵的是他的无题诗，其内容朦胧隐秘，蕴蓄着一层仙道情韵；艺术上表现为一种深情细腻、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李商隐的诗，历来有难解之名，特别是他的这些无题诗。

李商隐的无题诗以七律为多，也最负盛名。七言八句，56个字，这是有限定的，但其所容纳的信息量却极为丰富，绝不是简简单单56个字所能局限。再从读者方面看，每个人的社会阅历、伦理道德理想、知识准备，特别是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都有所不同，所以人们读这56个字所获得的感受和产生的联想，往往有很大的距离。

## 一、李商隐无题诗的分类

李商隐的“无题”诗大致有“四题”。

**爱情主题：**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数与爱情有关，抒写的是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悲剧性爱情和爱情心理。例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首诗从首至尾都反映着痛苦、失望而又缠绵执著的感情状态，但又能从不同侧面表现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连绵往复，深情幽远。

**人生难题：**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在爱情篇章中融入对社会人生的凄凉体验和那种恍惚不定，总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情感，所以既可以理解为爱情诗，但又不仅仅是爱情诗，如《无题二首》其一：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首联写在寂寥的长夜之中默默地缝制罗帐的女主人公大概正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对会合的深情期待中。接下来是女主人公的一段回忆，内容是她和意中人一次偶然的相遇，对方驱车匆匆而过，自己因为羞涩，用团扇遮面，虽相见而未及通一语。颈联写别后的相思寂寥。在寂寞的期待中，石榴花红给她带来的也许是流光易逝、青春虚度的怅惘与伤感吧？末联仍旧到深情的期待上来。“斑骓”句暗用乐府《神弦歌·明下童曲》“陆郎乘斑骓……望门不欲归”句意，大概是暗示她

日久思念的意中人其实和她相隔并不遥远，也许此刻正系马垂杨岸边呢，只是咫尺天涯，无缘会合罢了。末句化用曹植《七哀》“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诗意，希望能有一阵好风，将自己吹送到对方身边。李商隐的优秀的爱情诗，多数是写相思的痛苦与会合的难期的，但即使是无望的爱情，也总是贯穿着一种执著而真挚的追求。

**政治主题：**李商隐的《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这是一首哲理诗，借物喻人，诗中的蝉，实是作者自己，栖于高树之蝉吸风饮露，饥肠辘辘，日夜哀鸣，然而碧树无情，仍然青翠依旧。蝉声的断疏与树叶的青翠、作者的思乡与蝉的鸣叫本无关联，但在诗人笔下，蝉与树都被赋予了情感，咏物与抒情密切地结合了起来，而且寓意更深：诗中的“碧树”不就是恶劣的政治环境的象征吗？诗中的“蝉”难道不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吗？这个一生困顿失意的诗人，虽有“欲回天地”的雄心，可惜“运与愿违”“一生襟抱未尝开”，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些难以言明的复杂感情，只好以蝉之声而兴，以蝉之高洁自警，喟叹身世之沦落飘零，抒发了位卑寄人篱下的感叹。

**仙道主题：**通过抒情主体的意化和情化，使他的无题诗的意境蕴蓄着一层仙道的情韵。这种情韵加上李商隐好以艳语写悲情，有一种悲到极处的洒脱和超然，构成了一种以艳丽、缥缈、含蓄为特征的朦胧风格。《碧城三首》正是这种语艳、境迷、情伤的极具道韵的佳作。

《碧城》其一：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海沉底当窗见，两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碧城”，神话传说中元始天尊居紫云之阁，碧霞为城。其道观之高大华丽，门禁森严。“犀辟尘埃玉辟寒”，传说中犀牛的角能辟尘，玉质温润可以御寒。所以这两句言其环境之清静及温煦。三句中“阆苑”传说中是神仙的居处，而李商隐摄取“阆苑”意象入诗，不仅暗示诗中所写为一位极美艳之女冠，而且平添了一层仙道的情韵。该诗所写皆为神仙天境，而人神相恋、男女幽会，似在恍惚缥缈之中，这就是李商隐诗中的道韵。对这些充满仙道意趣的诗句，即使不能透彻了解其诗意旨，也可以感受其无题诗的迷离恍惚，蕴藉朦胧，沉厚深挚的情韵。

## 二、李商隐无题诗创作的心态

李商隐创作了那么多的无题诗，写得隐隐约约，朦朦胧

胧，似可解又似不可解，似诗谜，而又没有谜底。那么，他创作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应是唯恐人不知，又恐人太知。

大约李商隐所写的事情有不好公开的一面，有想让人家知道又不想让人全知道的矛盾心理。全不想让人知，何必写？不想让人全知，故写成了诗谜，让人猜解。猜对了，我心自知；猜不对，暗自高兴，说明我手段高明，你猜不着。你猜对了，我有遁词可辩，可避免现实纠纷，顾全脸面；你猜不对，也不妨碍我自己感情的宣泄，作为自己难以忘怀的情感的记录，往事的回忆。因无题诗所写的是他难以启齿的情事，而又忍耐不住，不得不吐的感情宣泄，因而只能以曲折的表现手法，语意多歧的语言，朦朦胧胧的意境，来表达他不愿明说的的情怀。一方面是必须写，不写就心中憋得难受；一方面是不便写，写得太白了会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或面子上也挂不住。他要写无题诗的原因是出于诗人的一种传达欲，或者说是感情与人分享的欲望，很想让情人或知情人分享他的感情的喜与忧。能知道其中隐情的人不能太多，只限于当事人或少数知心朋友。再则是出于诗人的一种表现欲，他是在用一种新的手法来创作诗歌，即以此来表现他的诗艺技高一筹，不同凡响。他的无题诗的写作，大多是出于这种欲人知又不欲人全知的矛盾心理。他的无题诗挠人心痒，逗人索解，故其诗欲显却隐，欲盖故彰，半遮半掩，羞羞答答，朦朦胧胧，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但又仿佛让你猜到了什么，引逗你不断地去猜、去想。

### 三、学者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

清代学者纪昀属于第一种读法。他曾做过一部书，叫《玉溪生诗说》，选了很多李商隐的诗，每一首都作出评论。他对《无题》诗最后的结论是：

《无题》诸诗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有本事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而后人题曰《无题》者，如“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误合为一者，如此“幽人不倦赏”是也。宜分别观之，不必概为穿凿。其摘诗中二字为题者，亦无题之类，亦有此数种。

这是一种很通达、很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就诗论诗的观点，即主张对每一首无题诗都要作具体分析，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而不要一概而论。按照这个观点去读李商隐《无题》诸诗，虽然仍会产生种种歧解，但问题毕竟单纯了一些。对于古诗的解释，人们熟悉一句话：“诗无达诂。”理解诗意，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况是李商隐《无题》那样内容丰厚、表现朦胧而多层次的诗。对于同一首诗，不但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因年龄阅历甚至心情处境的变化，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

但专业的研究者往往不能满足。他们对李商隐生活的时

代和诗人的生平遭际、社会关系、作品总貌乃至他的为人性格，有较多较深的了解，因此在读李商隐诗时，往往能够由此及彼，由这一首联想到那一首，产生某种总体性的印象。而且，愈是知道得多，了解得深，有时反而会产生愈益强烈的求多求深的愿望，这也是人之常情。更有一些研究者熟知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和文人心态，很自然地将李商隐与古代其他诗人相比较，从而得出一些更为深入的意见，但也不免陷入更经常的困惑之中。

比如，他们读了李商隐的全部诗文，又读了一些有关史料，对晚唐朝政时局和文坛状况以及诗人怀才不遇、坎凛终生的遭际有了较多了解，他们又发现诗人对自己的创作有不少说明。诗人在《上河东公启》中说：“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这里的意思是说自己虽曾写过艳诗（爱情诗），可并没有真的和妓女们做过什么风流事儿。这是一个重要的自白，有助于判断李商隐某些诗作的性质。可是，诗人在同一个时期又说：“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阳，聊裁短什，盖以徘徊胜境，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而且他的诗中曾有“楚雨含情皆有托”的话（《梓州罢吟寄同舍》）。所谓“楚雨”以及形形色色的“雨”，正是商隐诗中爱用的意象。由此说来，他的创作又多是借情寓意、有所寄托的了。如再联系他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中阐述的既学习李白、杜甫的“怨刺”，又要温婉谲丽，所谓“秉无私之刀尺，树莫测之门墙”的主张，那么，他的诗歌内容绝不单纯，而艺术表现则倾向于曲折隐晦，当可断言。李商隐还有一首诗，题为《有感》：“非关宋玉有微词，只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俱堪疑。”宋玉是李商隐崇敬的古人，常用来自比，这首诗中就是如此。诗人承认自己的作品如宋玉的赋一样，是含有深意的“微词”。对这一点，当时人似乎有所觉察，有所议论，所以，诗人解释“有微词”的原因，那全是因为“襄王”觉悟得太晚。但他马上又指出：人们又未免对他的诗作猜疑过分，以为诗中一云一雨、一词一句都是有托喻的了。李商隐这首诗的意思是既承认自己的作品有寄托，又不赞成人们的胡乱猜疑和把寄托“扩大化”。

#### [参考文献]

- [1] 余恕诚，刘学锴. 李商隐诗歌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 黄世中选注. 李商隐诗选[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 余恕诚，刘学锴. 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作者简介]

赵玉萍（1958—）女，河南焦作人，中文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评论。